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七

柳應璩字子死一字至雲江蘇吳江人同治九年歲貢生撰海國圖志未免著有至雲文稿賦鈔雜錄

治黃運兩河議

一

莊慶椿字子壽震澤鎮人國子生著有子壽詩文集

送弟之江甯序

三

答陳艮生表叔書

三

震澤鎮積穀倉記

三

仲元熙字澄生江蘇吳江人歷舉雲時村早年著有澄生文集二卷

黃孝子傳

五

陸日愛字曉叔一字雪亭江蘇青浦人吳江籍浙江候補府著有松陵詩徵續編序拙齋詩文集

松陵詩徵續編序

六

熊農部哀辭

六

馮澂字涵初號清渠江蘇通州人澂原貢生有強自勵文集

妻敬說西都湖中論

七

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解

八

堵福坤

字元簡江蘇長洲人著有古廬文鈔

漢陳湯唐郝靈荃賞功辨

九

登吟草序

九

陸宣公奏議書後一

十

柳韜廬五十初度序

十

扣舷第五圖記

十一

韜廬返似三十九歲小影記

十二

高士戴耘野先生祠堂記

十二

陳孝子傳

十三

書秦烈婦事

十四

李孝子碑文

十四

柳君价人墓表

十五

鄭恭樓

字孟調一字理卿江蘇吳江人諸生著有周官賦方書木克

王朴論

十七

鄭恭和字仲端一字賓卿江蘇吳江人諸生恭雙弟

說形

十八

李齡壽字平蛇江蘇吳江人諸生著有抱齋遺集

柳松琴先生家傳

十九

徐孝子小傳

十九

陳子松先生述

十九

先姊貞孝事略

二十

凌泗字斷仲疏巷生江蘇吳江人諸生

食古齋文錄序

二十二

國朝文匯丁集卷七

治黃運兩河議

柳應埏

天下之水善趨於東南者其勢也而弱水獨西善浮而善積者其性也而濟水獨沉兼之者惟大河大河勢趨北而性獨剛也剛不可以防故鯀堙之而弗成北不可以南故元明治之而滋弊古人因河以為運不特禹之貢道也即考漢唐轉運之成跡可知後人壅河以濟運非謂黃陵岡之役也即會通河之開鑿亦為大變雖曰都於幽燕之漕運使然然亦不知順其性與勢之故故治河則礙運保運則妨河非有曠然卓識之才不徂于故常亦惡知黃運不相悖之理哉議曰治黃而不必治運上也治黃而兼顧運者次也治黃而專顧運甚且顧運不顧黃者下也河之通淮始於漢甚於今武帝時發子口決注鉅野通淮泗及宣房成元成時又屢徙當時若亟用費瓊之上策亦何至遺患至今王莽時河徙由濟南千乘以入海東漢明帝命王景治之自是無河害者八百餘年五代晉時河決滑州瀾漫數百里逮有宋而河北決者三當時奸臣必欲河之東至南渡而大半由淮入海然北流尚未絕也元會通河成雖為漕計仍以海運為主奈何明又疏之為東南數布政長運計而不慮河之日南也其始借黃以濟運其終借淮以敵黃黃其可敵乎於是淮南抱魚鼈之憂運航有

國朝文匯

卷七

一

丁集
國學扶輪社印

沙淤之阻則河失其勢而運不可保也明矣然河究不肯南也往往北決張秋以潰還潰者已知有窮則思返之意而果也 國朝咸豐間銅瓦箱之決運由大清河以入海矣大清河至利津口為古漯水道即漢之千乘也河既潰運自安山至八里廟決口艱於漕可繞鹽河行二百里以達張秋張秋以上至開州境有古大金隄可恃以下抵利津應加築長隄其南岸自安山以下多傍泰山麓以上至曹州境為古鉅野澤當寬立隄防俾河身不寬不狹河傍築石隄借水刷沙距河數里相度形勢建遙隄以防漲以機器隨時疏濬庶幾河患可息而運河之治為功亦易故曰治黃而不必治運者上也或曰予以埭水為戒而累言隄防得毋矛盾非也時使然耳昔禹時無人地之室礙故河得寬然而北今則河之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轉運之道隨在掣肘河勢卽伸深以為非河不容人人不容河耳是非順其勢以曲為之防惡乎可曰然則廢運而專治河何如亦非也 國家雖改行海運河運亦不可廢況江北之仍歲漕乎無已則惟治河而兼顧運運河經山東千餘里歲時修隄司開開濬之費不使之缺而又多開泉河廳所轄諸泉以濟運若慮其涸預防黃以益之則橫決之憂必深蓋運河半資山東諸水半資黃河專藉河而河之性又拂故曰治黃而兼顧運者次也河為綱而運為紀綱舉則紀整若使治河而專顧運甚且顧

運而忘河。是綱紀倒置也。元人排河入淮。東北之道微有存者。明徐有貞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間。自黃陵岡之築。絕其北流。潘賈魯舊河以分之。開新河七十餘里。又築長隄三百餘里。役夫十萬有奇。而張秋之決始塞。名為治河。實則治運。然而通河南低。劉大夏之所為。固知其不易也。乃又慮河之壅運也。潘季馴於是創蓄淮。敵黃。束水攻沙之策。未幾而清口淤矣。則河性之剛而不可敵也可知矣。夫顧運可也。顧運而致河之拂怒不可也。假令崇臧黃。抬清之說。洪澤湖全受黃水。微特迤北運道日涸。而河且挾淮入江。合為一瀆矣。然而前人深慮之。而幸免者。非天也。亦河勢使然也。故大清河之行。而河之勢與性彰彰也。後之人若屬有衝決之變。慎毋師劉潘之故智。使綱紀倒置。斯河不潰運。運不拂河矣。故曰治黃專顧運。甚且顧運而不顧黃者下也。抑又聞之。引漳溉鄴。史起之謀也。開渠灌田。賈讓之策也。今河南一布政河。經者逾半。土脆而流濁。不可以渠。惟曹濮濟阿閭。不妨多開支渠。如江南之豬澤支港。可歲獲漕粟。可預制橫流。至決口歲修之弊。顧炎武有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之說。可考鏡而知也。然則治河之大較可知矣。昔之河有漂洲屯氏津以分之。有鉅野梁山灤以豬之。故河勢順。今之河欲南而束于堰。欲北而阻于隄。又挽之以入運。掣之以入淮。故其性逆。孟子言禹功曰疏濬排決。誠取議之上者。而變通之。徐圖之。歲

時疏達之則雖謂禹跡之復可也。雖謂黃運並行而不悖亦可也。

送弟之江甯序

莊慶椿

王君某將軍江甯邑。延吾弟於幕中。弟且行矣。吾可無言哉。昔范句對秦客。知武子擊之。惡其掩人也。掩人者人亦掩之。故告之一曰。願無伐善。達生麻中。不扶自直。榛莽雜種。隨風俱靡。故告之二曰。勿狎淫朋。學問之道。無窮。柳子厚所謂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入。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出。故告之三曰。凡事貴自擇。而善取資。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懷安非獨能敗名。亦易敗性。君子尤惡之。故告之四曰。在職當思其所司。吾先人世有冠冕。子孫乃不振如此。衣食于奔走。甚或槁項黃馘。名不出里閭。故告之五曰。孝莫大乎顯父母。夫富貴聲名。人所同欲。知欲而不知足。則失所欲。弟其慎之。抑吾重有感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則何脩。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今吾與弟方奉府君憂。然母孺人沒已六載。慢葬之罪。其何以文。忍告吾弟哉。惟交勸之可也。

答陳良生表叔書

展讀手示。忻戚交并。在安榴表姨已死。不能復生。太伯母暨吾叔。自當日減哀思。惟陸氏之來。實出意外。未婚守節。固可忻也。然欲長養此一段元氣。頗非易事。昔宋貞女聞計孺子赴立誓終守。父既庭先生奇其事。將以歸計氏。而莆草先生猶慮其少。

也。遂巡未決。其後女竟不食死。始大悔。引以自責。噫亦晚矣。今陸氏既哀麻哭泣。欲以此身終於夫家。不則將截髮。其情殊足痛憫。老叔持舟載歸。亦有鑒於計氏所誤邪。顧其間有大難者。彼當未之思耳。勞餘山論未婚守節。以為在夫家。公姑之禮甚嚴。年少難以身近。公姑沒後。何人可恃。若公姑家貧。亦難以受公姑之給。且叔伯之有無難必。叔伯之貧富更不可必。叔伯或不賢。尤難倚仗。就目前之事論之。公姑已亡。太姑太叔翁在堂。不致無所恃。家即貧。有十指尚可自食其力。惟年才十九。來日正長。輩行又幼。無嗣子可撫。將何以安憫其心。使初終不渝哉。老叔豈亦未之思耶。按禮曾子問篇有云。未婚夫死。女服斬衰于室。既葬而除。或未葬。出櫛即除之。節卦象詞云。苦節不可貞。原其立言本旨。未嘗不欲其守節。蓋就理與勢之所難。不得已而但求當可之意。此正聖賢處世之苦心。體道之大權。果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老叔家法整潔。門以內雖雖肅肅如也。此後尤須矩言圭色。慈以畜之。禮以齊之行。必久而益信。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子而有君子之德。雖周之貴族。亦得之為榮。慶椿嘗作王妣述略。及從母倪表姑母丁兩節母傳。於陳氏家範。不勝感歎。人存沒數十年間耳。行操筆為貞婦後。冀玉成之為幸。

皇上即位之二年。江南救平。先是曾文正公方率師南下。奏請減吳中賦額。詔減十之三。蓋江南被亂幾十餘年。以死傷垂盡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此如天之恩。所以為吾民計者至深遠也。後五年。豐順丁公來撫吳。條議積穀章程。下所屬州縣盡行之。凡田一畝。帶徵穀一升。所在建倉儲之。以備水旱不時之災。蓋吾吳既為財賦最重之區。然民俗不節於用。農夫無終歲之藏。一遇歉歲。弱者待斃。强者肆橫。勢固然已。大吏深察民隱。而預為之備。又如此。顧克復後。江震漕收未有倉。民之輸納皆以錢。故故徵積穀所存亦錢而已。其後來宰吾邑者。徐侯致和復捐廉錢一千六百緡。存以買穀。後至者踵其事。積以湖絲及市肆雜貲。創為積穀捐。凡五年。又得錢二萬緡。今邑侯李君慶雲。既於城中建倉。將買穀儲之。因念震澤鎮距城遠。復於慈雲塔院之隙地。分建一倉。凡屋若干楹。經始於癸酉春三月。落成於閏六月。凡用錢五千餘緡。至是而穀始有倉。可以備水旱待賑發。此宰吾邑者大有造於民者也。余部民也。年老矣。不圖覩斯倉之成也。考乾隆中。沈先生彤所輯邑志。載常平倉一。例穀倉一。社倉三。常平例穀二倉。均在城北門內。社倉一在城。一在平望鎮。一即在震澤鎮。此修志時所存者也。今去沈先生僅百餘年。舉賊未亂。已無所謂常平社倉者。人但知漕收之有倉。今則并無之矣。道光三年及二十九年。吾吳皆大水。其時賑發之

資皆集於富室之捐輸。遭亂以後。物力人情。又非復昔日之盛。故斯倉之設。尤不容已也。夫以朝廷休養生息之仁。大吏痼源在抱之念。宰吾邑者。又皆視民如子。不惟推其贏餘。分法外之仁。以惠我民。猶父母不樂己之飽煖。而甚憂其子之飢寒者。邑人士宜何如仰體盛心。以規畫久遠。毋令有中廢而不舉者哉。抑又念之。斯倉所以為吾民水旱備也。而國家維正之供。米也。非錢也。漕收之以錢。權也非常也。當今百廢具舉之際。舊制尤不可不復。此尤願為當事告焉。李侯湖北監利人。初宰江西有能聲。至吳奉檄督修沿塘橋。費一百七十餘所。不一年而事皆舉。徐侯浙江德清人。首事者也。例皆得書。

黃孝子傳

仲元熙

孝子黃鉞者。字蔗生。居里之西市。父竹亭。客死廣東。訃聞。孝子大恸。前函往迎父柩。至浙之長玉山。資斧乏絕。遂徒步乞食以往。每行竟日。則足盡腫。卧一宿。乃可強行。屢瀕於殆。卒達廣東。迎父柩歸。事母譚氏。極盡子道。家貧。授徒以給甘旨。母病奉湯藥。維謹。於是里人重其行。皆稱之曰黃孝子。咸豐三年。旌於朝。孝子於同治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初孝子父寄白金二千兩。為孝子聘婦資。值父死。遂以其金迎父柩。後以家貧不取妻。而其弟有子。因以拔孝子云。

仲元熙曰。余見孝子時。孝子年六十餘。衣服樸陋。形貌若山澤之癯。其終身鯁居。蓋不敢已也。孝子他行事。亦篤厚長者。余不盡書其大者。

松陵詩徵續編序

陸日愛

松陵詩徵者。鄉先輩袁質中明經景輅之所輯也。書存於乾隆初。距今幾百年矣。日愛嘗欲續為之。而未暇。咸豐三年春。村居讀書。始與同好陳君子松楊君利叔稍稍錄之。逾年得若干卷。因名之曰續編。夫詞章一藝耳。持其工之也難。即不得遽聽其泯沒。昔王介甫選唐百家詩。以費日力於此。為可惜。而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又以巧文麗詞不久漸滅為可悲。知其可悲而不自惜其勤。是編所以作也。若曰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則亦非日愛所敢承矣。

熊農部哀辭

并序

農部青浦人。姓熊氏。名其光。字韜之。蘇林其號也。先世多長者。君生而目光炯炯。動止異常。兒比長。好讀書。慕賈長沙之為人。道光丙午舉鄉試。明年成進士。為部曹。君配顧氏前卒。乞假歸娶。旋丁封公奉直君憂。歲己酉。江南大水。邑某令侵蝕帑銀。逾萬。飢民死者相枕藉。君家居憤甚。條呈十六不解。上大吏不報。而令卒以是奪官。速近快之。土匪周逆之亂。巡撫吉勇烈公兵下青浦。檄君總團防局事。時上海久未下。軍需孔亟。君詰奸籌餉。晝夜不少休。逆黨之擒誅至者。為請於令。分別脇從。多所全活。前後署令。輒倚君為重。而君尤與慎庵錢侯深契。合當亂之將作也。邑令某無守。

志。君爭以大義約與俱死。既不得命。則去之者。越日城陷。邑令遁。至是君隨巡撫以兵至。距城陷之日五日。論者謂君實請兵。君不自言也。乙卯元旦。上海平。是歲九月。君以積勞感疾。卒。年三十九。君性剛。嫉惡如仇。其董局事。雖親故情面不少假。富人多怨之。及卒。陳襲衣。貧不能具。祔。畫工田某取襲衣以意畫之。人於是服君之廉。君為學好博辨。凡天文。麻算。輿地。河渠。星卜。壬遁之屬。無不通曉。所為詩出入蘇黃間。壯歲館葺城。宋虞卿大令家數年。大令湛深經術。又交吾師春木先生。南匯張嘯山。平湖黃鵬樓。吳郡江發叔。同邑席晦甫。相與切磋。其學業遂大進。君既通籍。吾黨方以用世期君。聞君之卒。無不流涕。君卒之前數月。日愛信宿君家。君為談古今治道得失甚悉。并言將欲仿荀悅申鑒。實政論。著書十篇。為藏山之學。未幾而君赴至矣。悲夫。爰為之哀辭曰。

撫劍四顧兮。與天遨遊。目無餘子兮。氣壓九州。嗟俗學之紛紛兮。而子獨好修。羌既追湘沅以為徒兮。於鵬鳥乎何尤。古之遺直今不可作兮。涕浪浪獨悲此素秋。

婁敬說西都關中論

馮激

自韓生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後之言地利者。遂以項王為失計。而以婁敬請高祖都長安。得設險守國之旨。吾竊謂不然。漢之興不在都關中。楚之亡亦不在都彭城。夫形勢者。將以自衛者也。必有善用此形勢者。而後可以自衛者也。否則有其地而非其人。雖得之而弗能守。關中雖險。亦何足為天下重輕哉。將謂都關中得始終壅伏天下。何以秦漢唐之末。群盜入關。如踐無人之境。豈必洛陽之為四面受敵乎。即留侯以關中左轂。右隴。蜀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者。亦不盡然也。漢時北警。烽火則直達乎甘泉。唐代宗時吐蕃入寇。亦逕至便橋而入京城。是關中受敵之處。與敵人所以窺關中之路者。不止一面明矣。而謂阻三面而制一面。留侯之言。至此亦不足據矣。且唐時吐蕃為患。皆由隴道進兵。後漢時諸葛亮亦嘗由蜀出祁山。與秦民雜耕於渭濱。是隴蜀盛則為屏蔽。衰則為敵國也。曾謂長江天塹。不敵函關九泥乎。敬謂洛邑天下之中。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說雖良是。第直以無德期高祖與高祖之子若孫。不可謂之不失言矣。殊不知炎漢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已朕兆於入關時。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耳。都關王都洛亦王。形勢豈足論哉。厥後敬建強本弱末之謀。亦云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未得高枕。

而卧。願徙六國後及郡縣豪傑以實之。則是敬所謀者。亦依然任人事而不全恃地利也。一人之謀。豈前後頓殊。亦以閱世日久。觀變日深。知恃險以立國。不如恃德之長且久也。假使高祖當日。若楚項之暴。而無仁德之入人心。縱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魏韓。後及豪傑名家十餘萬口。以實關中。必有窺時之士。起而倡亂。不北收燕趙之卒。即南引荆徐之師。據三川而北圍函谷。南擊武關。或由彭城進兵。彭城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即可叩關。漢雖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塞棧道之陁。豈真如負隅之虎。莫之敢撓哉。續秦之禍。指顧間耳。可知漢之得一統。而不聞再有狐鳴篝火。書藏魚腹之事者。固不在舍洛都關者也。彼嬰敬留侯之策。猶不免惑於六國時策士之見也。即蕭鄧侯大治未央宮。得毋多事與。且夫洛陽雖號為衝地。東漢北魏。何嘗不興文致治。幾致太平。後之亡也。乃奸臣內亂。召寇興戎。非以無險可恃。一旦有敵國之師。攻而取之也。即如晉之建都。其滅也。乃自滅之地。不任咎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而守之者。王公也。地雖險。地不能為人守也。吾故曰。險成於人。而不徒賴其地。得其人以守之。即枯木溝涂。亦足以限戎馬之足。不得其人。金城湯池。直培塿之邱。汎濫之水若耳。百二之山河。雖險。我能往。寇獨不能來耶。得人則興。置域云乎哉。

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於月解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穀梁傳申不告月之故。以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為言。范注云。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眾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又云。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與公羊天無是月意同。汪氏克寬駁之曰。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為一月。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異。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激竊謂汪氏之說殊失公穀之旨。傳言餘日者。因日與天會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為之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為之朔虛。氣盈餘也。朔虛亦餘也。謂非餘日得乎。所謂附月之餘日者。係合一歲中氣盈朔虛通得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至三歲得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零一。置一閏月。尚餘二日九百四十。以附於三歲月之後。其三歲中積餘之日分為之一終。故左傳曰歸餘於終也。然既以餘日歸之於閏月。謂之終。則閏月為附月。於義亦安。又豈不可謂附月之餘哉。汪說非也。傳又云積分成月者。通發明附月之理也。積分成日。積日成月。積至三歲而成一月。附於三歲月之後。是此月即為眾月之附。故曰非月。

國朝文匯

卷七

八

國學扶輪社印

之正也。若鍾氏文。悉穀梁補注云。附月附於前月也。使三月置閏。謂為附於前月。則可。豈有歷三歲之久。始閏一月。而曰附於前月哉。此不知絲理之談也。烏足以解經。

漢陳湯唐郝靈荃賞功辨

諸福坤

漢元帝永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斬之後論功匡衡欲抑其賞帝從劉向議卒賜爵關內侯唐自則天世突厥默啜數為邊患朝廷肝食傾天下力不能克開元四年郝靈荃得其首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生心傲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二事不同是不可不辨夫漢唐一讀武之天下也上讀武則諸將不得不倖功充倖功之一念勢不得不乘危以啟釁向使賞功者於此一如其倖賞之心不知所以杜其漸吾恐漢邊禍將復見昭宣之後而唐之回紇亦安得晏然延至肅代朝而始蠢動乎何者非常之功聖人所思也聖人非不知奇勳之當立大敵之當摧挫辱足以損國威柔仁足以滋後患然終不肯以此易彼者知其利小而其害大也漢武帝席文景之富庶橫挑匈奴功非不偉然中國以耗宣帝時馮奉世斬婆婁王事與湯類當時蕭望之斥奉世為為國生事望之非忌人有功者誠恐一不慎而其君復蹈武之轍也向賢者也詎不知春秋譏遂事之義而顧祖湯若是者蓋深知元帝為人患其優柔不患其喜功好大又當時沮湯者為石顯而匡衡從而阿其議使無一人為隱折其事擅之欲則後此朝廷有大事天子拱手將惟顯是從而宦寺之勢益不可制此向惓惓宗國之本心鬱而欲發久

矣。而湯之事適與之會。其袒湯也。非私湯也。有不得已者在也。胡寅以向之議為言。功利誤矣。若唐則不然。史稱太宗好用兵。神武無敵。既破突厥。高昌吐谷渾等。晚年猶親駕遼東。征討不息。邊警大開。高麗雖平。而突厥吐蕃奚契丹等。遂世為邊患。開元朝。宋璟張九齡等。深勸帝以不漬兵甲為本。此與望之之用心同。一旦而默啜為拔曳固所斬。而郝靈荃以奉使突厥得其首。此固璟所大慰也。故痛抑其賞。天子不以為奇。蓋帝非元帝比。不為元帝。即能為武帝與太宗。嗚呼。璟其知之矣。以是防微。邊將猶有倖首功以淫侈上心者。安祿山屢誘奚契丹。醉阮數千人。函首以獻。使當日以湯之賞賞靈荃。則為祿山者豈少也哉。為祿山者接踵。則元宗之天下。不第亂於祿山之手。而將亡於凡為祿山之手。然則二人果不宜賞乎。曰否。雖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解者以為奉命出征。有殲厥渠魁之功。當有以嘉美之也。據此則有功必賞可也。然如其矯命何。矯命不可賞。將帥何以有假便宜者也。凡此皆當權輕重緩急之宜以應之。至假手倖功。不待議而可定者也。程朱於師之上六。小人勿用。三致意焉。而釋大君有命。亦有假以金帛爵位之文。是非深明易理。烏足與論賞罰之公哉。

去年秋秀水達卿沈君。攜其先藏登吟草一帙曰。子其任之。原署曰茗溪和叔張鴻
察著。不書某縣。亦不詳為何時人。今攷其詩。有乾隆十八年辛未迎鑒詞。又有癸酉
三十初度詩。蓋雍正三年甲辰四月六日生也。詩至甲戌止。後不復見。豈遽赴玉樓
耶。抑有續稿。而此未備耶。然詩分各體。自注甲子。不應各體皆無乙亥後詩也。予以
慨古之秀慧才士。生當承平。而偃蹇一世。距老不免青一衿。輒託詩以抒其性靈。娛
其寂寞。當其時亦快然自得。謂可告於後。洎閱數百年。殘編雲散。又不落好事者
之手。等漂風之過耳。若和叔者。亦豈少哉。雖然。和叔之困於古未甚。而其得於天也
非特其姿象。迹其父母當年。上有伯兄。內有知音之賢配。亦遇之至豐者。此外何所
冀哉。若其情思伊鬱。而一出以淡蕩之趣。觸景遇物。動與天赴。不求其工。而工者卒
莫能至。覺長吉鬼才。不其戚歟。即其詩境上。撫陶謝。下不失為放翁。參以元人之樸
緼。亦非漫然而成者。要其於秀慧之性為近。長夏養病。一再讀之。如嚼冰雪。塵氛煩
慮。一付太空。聞為刪汰其率易者。與其纖靡者。總得各體二百六十有六首。復據書
以推其時。如前存之。以質和叔於地下。且以塞達卿見委之盛心云。

陸宣公奏議書後一

唐權德輿翰林集序。公制誥十卷。在翰林學士時撰者居多。唐書錄。載有諸詔。庚

夫為之墮淚。其奏草七卷。未相時作。入相後有中書奏議七卷。今本部為十二卷。循讀反覆。邈焉神往。論者以公比賈誼。過則過之。而直言中人主之忌。致君臣不終。亦同類共歎。夫德宗之驕貪猜刻。經難不改。以視文帝猶玉石也。然且每事必曰與卿商量。穩便者。幸山南時。倉皇旅次。至泣下。縣金以求之。復解衣以衣之。豈非公之積誠素孚而然哉。公於奏狀。隨事敷陳。剴切曉暢。曲盡情理。而其要領尤在格主於誠。以防其幾。而救其弊。或至灑淚數千言。固非一誠繁縟於其間。覺賈生猶傷氣矜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宣公有焉。厥後以小人構鬻。至於貶歿。嗟乎。賈生不能用漢文。而西京之政尚可觀。德宗不能用宣公。而貞元終不得進於貞觀之治。公之厄於命。唐之厄於天也。後世入臣。慨焉接軌。尚無徒工風議而不履至誠。則公向所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柳輜廬五十初度序

薄蝕霜曉。脫敗徽兆之將。以生百昌。而蘇萬壑也。免湯水旱之。以新局運成。周風雷之將。以興雅頌也。於人也亦然。氣日也。精月也。百骸山川百谷也。百更憂患疾苦。將以永厥生於穹壤間也。人生而憂患隨之。疾苦其相薄而來者也。然而均之人也。均

之更憂患疾苦者也。而賢否判乎天淵。一心之否泰為之也。於時命何與焉。茫乎黯乎。憤鬱而蹶蹶而忽拔。於是乎侈誕以畢其生。譬如毒霧瘴癘之鄉。終古不蘇而不息者。所存無非否之機也。其有傾否之權。有處亨之道。悄乎其有思。雖乎其有持。涉險瀟。凌峻峭。累百程。而如履坦夷者。所存無非泰之機也。學聖賢者。莫先乎仁義。莫惠乎無仁義之資。幸而砥我仁者有疾苦。錯我義者有憂患。而我或憚其砥錯而不之親也。將終於溺而已。然則互乎無天。蟠乎無垠。軼泰岱之長松。壓錦官之森柏。渺渺乎豫章之枏梓千章。其仁根義紕之所發生。不為不大且遠。而其所以充乎我之發生者。無非憂患疾苦。猶稚植之資乎炎旭。列霜也。憂患疾苦。於人乎何負。人亦貴執泰之機而已。吾友吳江柳君。齠齔息居分湖濱。早歲志願高閎。洎疊更驚迫危苦。近又羸且病。疾不去體者五年。鬱鬱乎心氣漸耗矣。顧其中常泰然自得。所為古文詞。雄氣淖萬夫。精光宿思。颺破秋空。以綱紀乎仁義之極致。聽其言。觀其人。豈逐群群焉。而增生者哉。顧其終將得志與同乎。今之否也。亦豈可例諸恒瑣者哉。昔年五十不得仕。慨然有天下意。韋元微五十擢進士。授監察御史。顧不樂。云將為松菊主人。是二人者皆過也。古者五十曰強仕。既膺擢且授。宜志天下。既不仕。亦可以主松菊矣。余館去君所止四里。不以時晤。手書輒狎至。君來輒囑然望三益之一。

於我聞棹訪君。遂指屋外紫藤翹翠。輒思所謂松菊主人者。今年九月十四日。為君五十生辰。予何所擇言於君之前哉。於君也。庶幾乎前說庸更以後說證相喻之趣云。

扣舷第五圖記

吳江當具區趨東之吭。其水辟折而南數十里。有鎮曰平望。鎮之南有鴛鴦湖。唐以來騷人逸士之跡。如江湖散人射鴨元真子。冲舉處禕而過者。往往詠歎流連。神與古契。忽忽不自覺其生之有涯也。顧余亦吳人也。耕之暇。北渡陳湖。東沿松江。西汎分湖。鳬鷖朋集。倚蓬高謳。筆牀茶竈之餘韻。猶可追尋乎。而獨未一至平望。所謂鴛湖者。其勝處亦僅得諸江浙交遊之口。秀水沈君達卿。一日出其所知吳竹洲扣舷圖索記。一再不已。且曰。竹洲雅士也。跡其手書。良然。然達卿已記矣。因復申之曰。古人飲水知源。制器尚象。舟楫以濟。蓋取諸渙。渙必受之以節。故水有涯。而舟亦有舫。無涯而有涯。人物之始終也。以有涯逐無涯。蒙叟之所殆。以無涯返有涯。君子之所造。今夫人勞苦倦極。必呼天。病疾慘怛。必呼父母。蓋窮則知其涯矣。然則渺渺予懷。天各一方。昔日蘇子之所歌。毋亦今日竹洲之所扣乎。未可知也。抑又聞竹洲家有八慵園。乃祖梅隱先生。以畫意成之者。達卿記謂此尤可樂。勸其導揚清芬也。予哀

耗侵循。雖不獲揚於其區西北。上達乎江之源。矯首誦景純采菱扣舷句。容與中流。亦庶幾乎。楓落波平。擊空游明。南指鷺湖。藉剝啄乎八牖之扉。置身畫境。叩竹洲所扣意。竹洲其欣然相告。引我以無涯之勝乎。抑惕然相警。益我以有涯之生乎。則予於斯圖也。又曷可以無言。

韜廬返似三十九歲小影記

耿乎耿乎其微乎。來乎來乎其逆乎。諸子曰。是可以觀象帝之先。元黃一氣。混混森森。欲豁未豁。劃然一霆。萬狀首首。凝峙流停。物吾不知其所以物也。人吾不知其所以人也。日而月之。星而宿之。五行之氣。且生且乘。潛植飛伏。喙啖蠕蜎。肖翹之屬。其皆含乎耿耿者耶。其迭消迭長。而初無加損之跡焉者耶。夫然而恒人也。概可知耳矣。棘其秀而腴其濁。燠其燥而冰其伏。謂大非潛植數者之比。而豈得耶。不恒其人者。一反乎是。其含乎耿耿。而百礪百光。以通其微者耶。雖然。有鑠焉。鑠於外者。綢其緇鑠於中者。發其神。綢其貌者。變而不來。知發其神者之變而來者也。百礪百光而通乎微焉者也。然有於其所不來。而因於其來者也。能逆其不來者。而亦來中為外之表貌。不能闕其神也。然則吾心之真也。蓋森乎象帝之先。而混乎先之先。先之先其逆焉者也。嬉乎其春秋不能榮落也。頽乎其烈。迅不能蘇植也。浩浩乎其自飢而

自控也。不昭乎九暉之沃。不怡乎英韶之奏。饗之以列鼎太牢。不肥不澤。承襲之以華靡。不色不臭也。矧肯逐蠱蠱之所嗜焉者耶。上弦下柱。金水平分。亭亭者吾心之真耶。終古耿焉而逆焉者耶。控厥象以續厥鑠。其庸有瘳於不坎不離超然常逆焉者耶。微乎微乎。崑崙盤根有滴瑩然。大海之驪毓萬光怪而胎其丸。夫吾且能勾之而摘之。嗚呼。誰寫吾友韜廬之真。適得其逆焉者耶。而謂吾惑於其貌於吾友此心之真之所以而反祝其知也耶。

韜廬年五十。出其三十九歲小影重裝之。自題有云。始以為不似。以其瘦也。今以為似。亦以其瘦也。人莫能解。為作返似記以釋之。韜廬題斯記曰。龔定盦胎觀諸篇。直是周秦間勝物。為後千億年發光怪。是文幾欲與之抗席。我初覽得其貌。再觀得其深。三復而得其微乎微之機。炯炯孤心。上蟠下際。舉世少知音矣。蓋為怪予文者而釋之也。自跋

高士戴耘野先生祠堂記

嗚呼。自古元黃之際。忠臣義士。不為捐軀湛族。則為遠引高蹈。或韜影滅響。留其身以行己之志。二者蓋未易言輕重矣。夫可以死則死。可以無死則無死。死一也有死與無死而死之心亦一也。人貴乎完天所賦之性與氣而已。於世何求於已何求於

身俊何求是。故其名或顯或否。皆非其所措意。而乾坤之覆載無恙。即其性氣之互塞無窮。雖然。根性為志。輔氣為節。性氣混而志節則以隨分而為。故所行各有不同。而卒從同。勝國之季。以吾浙西而論。殺身成仁。有若黃忠節。楊忠節之屬。佯狂避世。蹤跡莫測。有若汪魏美。李筠客之屬。堅卧邱壑。至窮餓終身不悔。有若徐昭法。李臺園之屬。而是時吳江戴耘野先生。於徐李為近。而名不逮所知交同。而獨不獲貴顯。嗟拂。是故其名較微。其行並高。其志節亦略可親。國變後。棄諸生。欲自沉於河。不獲。則遁入緇流。不願則返。息微廬。奮筆以志己之所志。於是為則堂紀事三十餘卷。志痛忠義節烈者甚也。為寇事編年十八卷。志痛國亡之始終也。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藉筆耕以佐饘粥。有餘則以急人之急。土銼繩牀。炊烟時絕。沉冥風雨。昕宵編摩。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志之毅。與其節之堅。以視徐李為何如也。承平日久。欲求遺著。邈焉罕覯。豈不以疾風板蕩之言。莫肯珍護於閒豫世沓之時歟。夫文獻零落。邦人士士之羞也。若其居處墓廬。顧供蹤指。恭敬桑梓。猶將盡焉。矧先賢之矯矯者乎。同里諸君子。議即其鄉之元鎮庵旁舍。為位以肅春秋祠祀。禮固宜然。然謂先生必後世之感。其志節非也。謂後世必以祠先生為闢幽而發潛。亦非也。乾坤之不息。即至性瀨氣之所

不確。予向者固有決之矣。不然。先生紀事所錄。殆千數百人。已化雲烟。又何從而一肅吾衣冠之拜哉。先生名笠。行誼具詳郡邑鎮各志。其宅址在同里鎮里曰朱家浜。予姓無考。宅後即其墓。前為元鎮庠。陳生慶林居與近。祖墓亦與鄰。故于祠議及事尤勤且篤。予之文先生也。於義為贅。雖然。異時過斯地而謁斯祠者。得吾所記而讀之。亦庶幾益動山高水長之慨慕焉耳。

陳孝子傳

孝子姓陳名某。吳江之蘆墟人。父熙珠。縣學生。孝子其幼子也。生而瘡。父嘗講授以詩書大義。首屢肯。哇哇然頗似晚解。其承父母使令。則且領且趨。給應如響。年十二。父死。家故貧。至是益無所依賴。或謂其母宜業以攻織之工。孝子遂傭於銀家。稍長。受其傭之直。囊而歸諸母。每至家啟視其釜。有飯則喜。無則泣。母老且落。致甘脆以奉之。母或不適。時躬伺起居。扶持抑挫。不忍去。若忘其傭於人者。母慮主者或有責言。揮之去乃去。然猶逡巡作戀母狀。孝子既劬於所事。有錢。或覲之。誘以博。因而侵蝕焉。孝子則以手代答。駢兩指向其口唇。頭眼顫動。意勢辭謂母飯也。誘者皆惶愧引去。以故孝子終身無一錢之康。且私。光緒七年五月。孝子病度不起。數牽母裾而卒。年二十有五。視不可含。淚漬眶也。

諸福坤曰。昔劉才甫作孝子胡其愛傳。稱其力備奉母。為近世士大夫所難能。然胡孝子固全於天者。又能終其母之養。若孝子者。不更哀哉。不更哀哉。孝子之卒也。凌君礪生手其事狀。來廣為傳。且曰。孝子已矣。如其母何。予曰。盛王之世。鯨寡孤獨。有常饌。至瘠者。皆各以其器食於百工。孝子非天民之尤窮者歟。乃殫竭心力。不得畢其固極之報。是則凡有血氣者所同感。君其以斯義告諸當路。區區空文。甯足為孝子加毫末哉。

書秦烈婦事

烈婦崔氏。候選州同知無錫秦旭山妻。光緒四年。幾輔飢。旭山隨主者裏河間。振阜城縣學生崔維新。一見旭山。深器之。配以孫女。即烈婦也。既婚。烈婦語旭山。勉事事。三千里來。毋負初意也。事藏偕歸。見於舅姑廟。未幾。旭山病。烈婦忘寢食。度事醫禱。弗效。竟死。且殯。烈婦頭觸棺。號慟願死。家人慰止之。既渴葬。喟然曰。所以不即死者。夫葬未也。今大事畢。舅姑既不逮事。下乏呱。呱者可提撫已矣。無用存活。則壹從我夫而已。遂絕粒。戚族勸戒。則曰。勉盡禮納勺糜。當是時。歲且盡。天大雪。烈婦不食四日。所居屋破壞。牀上下皆雪。五年元旦。烈婦乘守視者懈。擲雪且吞且咽。肺腸凝冽。越五日死。初吳俗。以七七禮禮亡者。五七尤重。烈婦死之日。正旭山五七期。始知所

謂盡禮者烈婦嫁百日而夫死。妻斬死而卒。遂死不苟。而始終合於大法如是。是可
以書。

李孝子碑文

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潰。粵寇東竄。烽火達浙西。四月十三日。蘇垣猝陷。百姓
塗炭。殉難者以數萬計。是時李孝子涌寓居史家巷。方侍奉其父母。賊至。擄孝子去。
偽忠王李秀成見而異之。且聞其才。將獻金陵洪逆。以八髮賊監送。舟出閘門。泊山
塘。八賊相繼登岸。孝子語舟子欲舟乎。曰唯。盍衣我微服。若飛棹去。遂各逸。孝子徘徊
注念久之。幡然入城。求其父母。或告曰。爾父被俘去金陵。爾母息耗無所聞。則大
慟。遇其故人徐子雲。相依處。未幾。賊令縱城民去。孝子偕徐出。欲西。被賊逼回。乃止
山塘。有忠酋所親賊偵識孝子。執去。遂泣別徐。至忠酋好言誘曰。爾何逃。以爾才。貢
我主。願富一瞬耳。爾何逃。孝子曰。遁而回求父母。曰。今天下骨肉誰能相保者。語未
畢。孝子大罵曰。皆由汝等逆賊。我肯媚逆賊耶。忠酋志趣殺之。披其襟。得其所繪畫
父母像一帙。時六月初一日也。同治三年。寇平。萍鄉劉九疇為傳文。刻石於翼宿殿。
今年徐子雲亦示逸事。且曰。孝子幼貧。習伶。顧通敏雅尚。善貌畫人物。所與遊皆知
名士。署按察司使朱公鈞服其賢。欲禮致幕下。以他故辭。歲入所藝金千。悉奉父母。

其妻從請月錢止五百。有兩弟未婚。孝子請於父母曰。膝下落寞。弟娶增抱孫樂。兩大人且慮弟各未易俯審耶。兒所入足兼濟若兩新媳。日給如吾妻。門戶一聽兩大入主。何慮為。父母俞之。禮未成。及於難。父某業衣工。以孝子養棄去。孝子字湘舟。長洲治長湮人。子一。余乃歎古來慨忼甘義。未有不根於恒行。行莫大於孝。孝莫切於義為歸。若李涌者。洵無愧焉。乃撰孝子碑文。以輔劉傳。而系辭以弔之曰。

曠母慘兮。壞雲漫天。屬豁兮。脾肝膽。首雖離兮。心炯丹。握仁正命兮。真氣瀦蟠。帝座驚兮。鬼神嘆。卓爾伶兮。卑儒冠。斑斕兮。血衫。慈顏兮。雙絨魂。闕浩虛兮。下睇。監豺狼。岷巖兮。生民數。生我育我兮。恩何饒。上昊下搏兮。巍闕街。庶幾一見兮。影龍終。與余醕兮。椒芳。薦予款兮。瑰章。氣息廿載兮。天地光。眷靈懷兮。涕淚滂。前無極兮。後荒茫。砥性蠱節兮。靈與頤頤。完我天兮。挺之綱。

柳君价人墓表

性情同。精氣同。而或者其生也如拘。其死也如蛻。卒克邁等夷式來者。自古賢俊之異於人類然。然則其自異之也歟。天異之也歟。吾於故友柳君之亡。反覆而得其說矣。君吳江人。諱以善。字价人。號子屏。晚號稻廬。曾祖諱球。國學生。祖諱夢祥。國學生。父諱清源。優廩生。世有潛德。清源以詩鳴世。號松琴先生。生三子。君其伯。幼承家學。

姿性穎異。奏筆驚其座。未弱冠。遊學宮。以附貢生試北闕。關中友某病。君調投之。幾不克試。既而罷歸。遭粵寇亂。有薦之制軍某。某不之異。君拂衣去。某卒敗。當是時。君名四震。意氣亦豪甚。顧不得展所學。所居分湖大港。地僻。避難來者皆一時魁傑士。相與跌蕩詩酒間。或歌或泣。人不知也。旋宅父母憂。丁家中落。營葬先世。撫仲季授室。入郡邑庠。以次歸其妹。百計艱窘。客授以資之。赴省試。屢薦勿登。然是時。掇科目者咸服君文也。君為人。頗身廣。顧目炯如電。談吐清雄。未嘗有愠色。先後知交。鄉先生若陳子松壽熊。沈南一曰富。同時若吳望雲仁傑。費吉甫延慶。芸舫延釐。李詠裳徐恩。辛垞齡壽。張元之文璫。凌蒼生泗礪。生淦。秀水沈棠叔景修。青浦熊純叔其英。後輩若秀水沈連卿成章。元和陶小沚惟砥。罔弗心折於君。年四十。髮禿露其顙。仲辛鬱傷得腹疾。畏風。因是蜷居且十年。以筆札自遣。為文縝密高雅。宗桐城姚氏。靡詩追逐蘇黃二家。雄處八韓。要其藻采返素。鞭迫心光。使四進而不露。則詩文一也。以病故。通軒政輿旨。主講切問書院。稱得士。最後詩益超詣。疾益甚。朋輩起居信宿酣談。君雖憊。必款洽周至。予時往訪。望其氣瘁則惕。澤則愉。非獨予也。君見予色亦然。非獨於予也。蓋其睦其嫻無弗篤也。其任其恤無弗摯也。亦非獨予言之也。而君卒以鬱傷死矣。配黃氏先卒。顧氏無子。遺一女。君亟期月不安寐。攀其足。將卒十日。

不食以此厄君人輒不平於天。雖然良玉精金不際湛露不可得而寶。瑰材碩德不挫困窮不可得而仰。若君之行足以厚性情文足以綿精義無聞於並時後世者於己礪之於天成之宜其有異於世之所達者也。生道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卒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八日年五十有八十月十日葬邑之廿九都西房圩。君嘗訣予曰愿有述述君之所以異者揭諸墓十二月朔友弟諸福坤表。

王朴論

鄭恭煥

五代之時。人主以武人為大君。其時佐命之臣。若郭崇韜。安重誨。桑維翰。史宏肇等。皆以健卒。墨吏起家。獨王朴佐周世宗。為世所稱。其所為平邊策者。嫻於治體。明於兵機。洵乎命世之才也。夫自古受命之君。必有飢溺天下之心。使天下翕然知上意之所在。而又修制度以立國。務休養以息民。兵力既足。然後審天下之形勢。以為用兵先後之幾。故其順如建瓴。其捷如發機。詩有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戒。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三王之所以王。五霸之所以霸。漢高祖唐太宗之所以有天下。由是而已矣。朴之策。深明乎得失之故。以進賢用能。豐財阜民。為本。號令賞罰為用。固已操制勝之大權。而其論攻取之道。則又能料敵人之虛實。而於當日之大勢。若燭之照。而數之計焉。是其計畫。雖淮陰之謀楚。武侯之佐蜀。不是過。固非詐謀勇力之士。所可同日而語也。昔歐陽氏序五代史。謂其以兵興。以兵亡。余謂兵猶藥也。藥可以治病。不能遽殺。食以養生。兵可以治亂。不能離政治以立國。五代之君。惟知以用武為能。財竭於轉餽。民盡於瘡痍。彼方富焉。然特為強也。而乘之者已伺其後矣。非特五代然也。考之往古。莫不皆然。然則朴之論。不亦遠哉。不亦遠哉。

說形

鄭恭和

形與萬物同也。而所以為形者不同。吾見夫麋鹿犬豕。獐獐狉狉然。天之始生人也。與麋鹿犬豕群焉而已。有聖人者。為之冠裳以飾之。宮室以居之。鼎俎以養之。設以處麋鹿犬豕不能也。惟人焉能之。則洵乎人之形與萬物異也。然形則異矣。聖人所以貴之重之。必為是冠裳宮室鼎俎以處乎人。亦曰有其所以異也。今之人無不冠裳而宮室而鼎俎矣。反不若麋鹿犬豕不失為獐獐狉狉也。奉是形者得毋不思歟。然則人之形如何而無愧為冠裳宮室鼎俎也。必也內保其仁義禮智之性。而外盡其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柳松琴先生家傳

李齡壽

君諱清源。字邵生。號松琴。晚自號覺翁。縣學廩生。先世由慈溪遷吳江。曾祖學深。耕於分湖之漕。遂家焉。祖球有六子。其次居五者曰夢祥。生子而夭。遂以弟夢坤長子為之後。即君也。其祖父世以貲財雄於鄉。有良田美宅。至君而所居不成於火。家中落幾困。而君毫髮不以介意。好為詩古文辭。不屑屑治科舉業。顧能充其家事。并治老屋三椽。奉其母以居。顧其室曰焦桐館。其為人和而介。面渥丹。見人煦煦然。君既居於鄉。朝夕見者多。農夫野老。必引與共坐。相款曲。人多樂之。而四方知名之士。君無不交之。與同邑張益齡。嘉善袁青照。最善。其為詩。頽然若天放。善言人意中事。不以鈎章棘句為能。咸豐十年四月。賊連陷常州。蘇州。嘉興。君所居地僻。得無恙。然奸民豪猾。乘間竄發。君既憂之。不得有所施為。獨居侘傺。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一。余與君之子以蕃交。遭亂又復依君以居。相與為歌詩。幾百篇。君雖啟門息影。而觀君之志。未能平也。後余他去。則聞君死矣。悲夫。君有三子。以蕃附貢生。文藻廣陰幼女五。其三皆適士族。二未字。所著有焦桐吟館詩初二集。詞三卷。詩話若干卷。

徐孝子小傳

光緒十五年四月朔夜將半。邑咸澤鎮之後街屋火。孝子徐君儒選殉其母。與兄女三人燼焉。孝子母年七十四矣。久卧病樓上。是夜火發自樓下。孝子有妻母客其家。速孝子走。孝子曰。我有母不能出。亦不出矣。其妻母走。火及梯欲斷矣。猶聞樓上足聲甚厲。火熄之明日。焦土中檢遺骸。母身覆紅氈。有未燼者。孝子面猶可識。但甚顛。肢則殘矣。兄女焦骨而已。其妻母言。母床故無繩。意孝子倉卒時欲裹其母從牕中縋下也。人來弔火者皆曰。孝子孝子。孝子號梅村。妻前卒。無子女。死時年四十三。

陳子松先生述

先生名壽熊。字獻清。一字子松。吳江之黎里人。咸豐十年四月十三日。蘇州陷。先生與里人合謀舉團練捍賊。相拒五十餘日而後敗。先生身被重創。十月二十四日先生卒。年四十九。先生少喪父。克自樹立。年二十二。由震澤籍補蘇州府學生。宣意問學。門弟子經先生指授者。為學皆有矩矱。可觀法。病近世訓詁家穿鑿附會。好與程朱為難。思欲起而救正之。故其為學兼綜漢宋。實事求是。深造詣。務得聖人立言本意。論者謂。國朝文學。以望溪方氏為極盛。承其緒者。往往急於修辭。而於立誠之功。或未盡焉。惟先生敦厚質直。不務聲譽。使天假之年。其學當與古純儒相頡頏。而乃遽遭禍亂。抗志以死。以故承學之士言之尤悲云。方黎里被陷時。先生傷雖重。醫

之固可不死。既見時事日壞。乃痛不欲生。病既甚。作書與其友人曰。明知死不足畏。生不足戀。所以不殉前日之難。以有老母故。今已矣。越數日遂卒。時先生執友吳江沈君曰。當已前卒。元和陳君克家復殉節於其營。吾郡學儒者之學。為後進依歸者。惟先生而已。眾謂先生可不死。先生亦不欲以死見。卒至於死。此可以觀先生矣。先生卒後一年。其里人士謂齡壽為能知先生者。移書屬為先生傳。竊念先生雖未顯聞於時。其文章節義固當登之國史。末學小子何足以傳先生。姑就聞見所及。述其大略如此。至其生平行事。與其所著書。有其門人陶模所為行畧在。茲不備著。

先姊貞孝事略

先姊姓李氏。諱筠。字冰壺。父曰子雨。府君諱龍鏐。母曰盛孺人。吾母同產八人。不育者二。長熒元。次即姊。又次清彥。又次葆恩。又次女子。生數日而殤。又次齡壽。又次吾弟如源。生三歲亦殤。李則妹也。姊少即端重。不苟言笑。性甚遲。而吾大母愛之。挈躬撫育之。年十二。字同里秀水諸生沈君堉。長子維銑。適年姊病幾殆。人咸謂不起。吾母夜夢一白衣嫗抱之歸。數日病良已。姊知書。好讀朱子小學。余兄弟在塾。有書費。携圖繪列女傳來。則入以視姊。姊喜甚。遂購之。每無事。則與兄弟言古事。遇忠孝節烈。若義形於色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維銑卒。時姊年十七矣。先是在從母王氏家。

連得噩夢。驚疑不已。會吾母遣嫗往視。乃從之歸。時維銛尚無恙也。及秋果聞維銛病。不逾旬而山間至。姊號泣不食。告父母曰。兒無他言。兒死恐傷父母心。兒已許沈氏生死願歸其家。父母咸曰。當成兒之志。乃稍進食。自此服常編素。屏銛華飾。是時齡壽尚幼。在姊側。見姊所為。竊謂姊苦。然又服姊之志云。閱三年。沈氏為維銛營葬。姊白吾母曰。兒雖未行。當使人請於沈。留塚旁尺壤。沈亦許之。然未有迎姊意。姊事父母盡孝。二十五年冬。吾父子兩府君以職疾卒。而吾母得嗽疾。常氣逆。終夜不得寐。姊侍湯藥數年。無倦容。二十八年夏。母感孺人又棄養。而李妹甫十齡。姊則齊教之以小學。課之讀。常至夜分不休。齡壽亦弱小。每以讀書樹立相勸勉。咸豐元年。距維銛卒時九年矣。舅姑鑒姊忱。冬既為維銛弟景修授室。遂具禮迎歸。將待小叔有子而立後焉。入門執婦道。維護姑病。必扶持抑搔。俟安寢乃入私室。體素弱。自維銛卒後。終年無歡笑容。又遭兩親喪。而余兄弟境益困。嘗獨抱其志。鬱鬱不得伸。遂得肝疾。每發輒劇。恐貽舅姑憂。常強起。四年秋。又哭大母。即太孺人。哀痛逾節。其叔姒方有身。日望其生男。以為維銛後。及產女也。抑鬱病愈甚。隱不自言。自知不久於人世。請於舅姑。力疾告歸。時五年正月也。歸與兄弟聚首。凡五十餘日。臥床不復一日起。三月九日。舅姑來迎。復力疾歸。兄弟日往視之。則曰。吾旦暮入地。願時相見。因

是余兄弟相與留宿於沈氏視其疾。及二十七日天將明。姊呼娘促吾兄弟起。至榻前告曰。我將死。無他言。念兄與兩弟僅皆獲一衿。未足以慰先人。願各努力為有用之學。既又曰。吾自己不見人矣。時其舅沈君入詢病狀。姊知其舅來。猶具對之言。未竟。瞑目逝矣。姊生於道光七年六月二十日。卒於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年二十九。守貞凡十三年。而歸沈氏僅五閏歲。然未一日得竟其志。至病革。乃遺言以大冠服斂。而無用紅色。吾入地無愧色焉。嗚呼痛哉。

食古齋文錄序

凌泗

五月二十三日。余卧子屏病。子屏之病。莊子所謂兀者也。至榻前。強起跌坐。告余曰。昨晏舫來。索詩古文彙付梓。編校之事。將以累子。雖然。詩可刻。文不可刻也。我邑自張氏鑿江。鐵甫。淵甫。以通經碩儒。相繼為古文辭。而沈南一。陳子松。兩先生。受桐城義法於婁姚。春木氏。三張氏。我不及見。及見兩先生。以詩就正。亦以孺子為可教。方應京兆。試未遑請益也。後復交於青浦熊君純叔。始稍稍為之。家貧客授。精力半耗於舉業。倦而思返。年將四十矣。夫言水也。氣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我體孱氣怯。而所養又不逮古人。遠甚。構一文。輒數日病。以是不多作。婁姚氏始好駢儷。三十後為古文。猶自謂晚學。況晚而多病。病不克學乎。余曰。昔班孟堅志漢藝文。諸家著錄者。或百數十篇。或數十篇。或僅一二篇。及觀晉中經簿。百數十篇與數十篇者。已不盡傳。而一二篇者。或至今猶傳。文之傳不傳。命也。而足傳與否。則視乎其人。豈以多少論哉。子屏曰。文有體焉。姚姬傳氏纂古文辭。為類十三。曹文正公增損為十一。以備體也。我少丁喪亂。長涉憂患。既不能馳驅戎馬。磨盾草檄。又不獲紀功述德。潤色中興。而模山範水之作。病廢不復能遊。故體不備。余曰。世固有裒然大集。譬之優孟登場。衣冠具而哀樂不真。子之文兀者之文也。闕跂支離無脰之

國朝文匯

卷七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悅衛靈公也。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夫體莫備於優孟登場。莫不備於闔跂支離無脰。自知文者視之。孰備乎。孰不備乎。子屏曰。兀者之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方以文字為贅疣。奚刻為。余曰。果爾。德充符矣。子之文可以傳矣。既論于屏語。芸舫復以其文屬校。於是距子屏之卒。將兩月矣。追憶榻前問答語次為序。光緒壬辰同邑凌泗謨。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八

王炳燮

字綱齋號模誠江蘇元和人光緒二年進士官直隸天津縣知縣有母自貶室文集

蘇松水利考

一

上李伯相論畿南水患書

一

張裕釗

字廉卿湖北武昌人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三

胡珥齋遺書序

三

退學軒同懷遺索序

四

書元后傳後

四

書魏文志後

五

書魏其武安傳後

五

送梅中丞序

五

送黃蒙九序

六

贈吳清卿庶常序

七

送李佛生序

七

與黎純齋書

八

答吳學甫書

九

答李佛生太守書

九

答黎純齋書

十

與張照堂大令書

十一

游虞山記

十一

愚園雅集圖記

十二

北山獨游記

十二

愚單傳

十三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十三

詔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十四

莫子偁墓誌銘

十六

外舅黃君墓表

十七

黃儒人墓誌銘

十八

張文虎字孟彪又字礪山江蘇南匯人諸生官候選訓導有舒齋堂雜著

書清芬集後 十九

新譯幾何原本序 二十

十三間樓校書記 二十一

華亭南蕩張氏文祠記 二十一

金山張堰鎮義塾記 二十二

國朝文匯丁集卷八

蘇松水利考

王炳燮

蘇松田賦甲於天下。以其地處膏腴。多水澤。而利於灌溉也。然而偶值潦歲。即至田廬淹沒。是得水之利。而亦受其害。此水利所以不可不講也。蘇松於古為揚州地。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言水利之權輿也。震澤即今太湖。三江之說不一。就蘇松而言。則不必遠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東江。吳淞故迹久湮。惟吳淞一江尚仍其舊。則就今日而言。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之水道可也。明季以來。言吳中水利者。以劉家河白茆河合吳淞江為湖水入海之三大支。以當古之三江。蓋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匯為巨浸。由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帶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胥口銅坑口。分流散入澱山陽城昆承龐山獨墅九里三泖諸湖。渾涵蓄洩。以資灌溉。吳淞白茆劉河暨諸支港。分道達海。必下流通暢。斯引吸太湖自無壅滯之虞。從前支流淤塞。吳中頗有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後。疏濬不止一次。然後來水患仍未能免。己酉之災。更甚於癸未。後雖屢次復濬。而一遇霖霖。低田輒被淹浸。其故何也。攷明初夏尚書治水浙西時。吳淞閘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海忠介公挑濬吳淞江。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江面舊三十丈。增開十五丈。夫自夏公

之時至隆慶一百五十丈之江面止存三十丈者以劉河大開之後水道分而為之遞減也然自海公增開江面之闊四十五丈後三十餘年而又旋塞萬厯年間蘇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又塞蓋下流通潮之處濁沙淤淀日積一錢之厚一歲之積三尺有餘無怪乎挑濬之後不數年而復淤塞也推諸白茆劉河通潮處莫不皆然下流既塞則疏洩不暢所以一遇霖潦便至成災亦其勢然也又嘗攷之白茆港劉家河暨七浦塘福山口為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吳淞江暨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通潮之處濁沙既易淤淀今之黃浦腹處適當上海東偏頗歲以來淤漲數十丈浦身漸狹異域之人貪踴地利挑土填築方且未已亦為害水道之一端竊恐將來重煩疏濬不獨吳淞白茆劉河諸港而已也必也相其奪水之地大加開濬以次施功而又修圩岸以禦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漲使蘇屬之三十六浦松屬之八匯皆得以時節宣旱潦則蘇松之民可以長享水利而無慮水潦為害矣

上李伯相論蘇南水患書

永定河僅恃隄工久失疏濬以至受病日深河身高仰非得實心任事熟悉河務之人精詳測視澈底施工誠不足為一勞永逸之計然蘇南水患不徒在永定一河也蓋水之為物必有所蓄洩斯不患其漲溢假使各處淀淤一一深通各州縣多有溝

渠雖遇暴水下游不及宣洩而水有所容亦不至泛濫為害縱泛濫亦不至害若今之甚也昔陸清獻軍寧夏多開溝渠人非議之後值水發獨不為災是其已事某向曾經過西淀見淀水淤淺多有占種麥蘆等粟等物居民無知貪利致沙停水淺灘漲日多恐各淀亦皆不免同此情形似宜俟水勢退落周視各淀擇其淤淺尤關緊要處所大加疏濬以工代賑目前救活饑民無算而日後庶免墊溢之災當今要務似無逾此至各州縣離淀樂較遠之區亦宜及時多開溝渠設立涵洞平時蓄水以資灌溉水多開放有所宣洩民間耕種不至全恃天時所謂收水之利即可以免水之害亦在人設誠致行之耳夫子痼疾在抱為民請命不惜多方善書為真紓黎庶之謀至誠感格天心助順不獨消弭災沴即意外非常之慮亦當消遁於無形是可為蒼生慶幸者也蒙諭勘視大悲院地基昨往周視其處前掘三汊河口白河水繞出其西東南有賈家溝北有塌河淀建城為守禦計似得形便惟現在積水未消西南乾地較西沽為多而東北窪坑處所水深有至丈餘者平地水亦深至三五尺不等其下土肉堅疏厚薄何如將來築基園建是否合宜均難懸揣請俟水退後派員詳細察視為要愚昧之見未知是否統候鈞裁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張裕釗

歸熙甫氏平點史記治古文家多葆之傳相沿竄然彼此參錯異甚焉平王少鶴太常取歸氏及望溪方氏平點摘錄起訖合而刊之曰歸方平點史記合筆自以為得其真以余觀之亦尚多可疑者顧視諸所見本為善耳往者余嘗欲專取史記本書附益以歸氏平點梓而公諸同好苦乏刊資不果以語友人吳學甫學甫則力贊其事且為謀諸廬江吳小軒軍門慨以千二百金相假於是鳩集梓人經始光緒二年正月訖四年七月刊成歸氏平點舊係丹黃二筆今刊本墨本也其黃筆為銳形識之其丹筆為圓形識之其平點既無定本可據無已則一倣王氏昭畫一也自秦并天下專任私智蔑弃聖制漢興一踵習秦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復覩司馬氏生當漢定百年之間怒焉傷之重值漢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導諛之臣毒亂海內又身遭刑辱抑鬱僥倖發憤著書其孤遠之愴深痛之思軼蕩譎激之辭乃至微妙難識世傳裴駢司馬貞張守節諸注本用力故不可謂不勤然皆邈不得司馬氏之意且其間多可笑者是書實錄歸氏平點三家注世既多有今並不復錄夫古人之書待說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說之而晦者蓋十五六焉好學深思之士頗取古人之書反復而熟讀之以意逆志達於幽渺其所得蓋有遠出尋常解說之上者矣

拘文牽義。爲華炫博。好爲枝詞碎說之徒。烏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義法。其說亦多所發明。然歸氏所得爲深矣。今別爲方望溪史記平點四卷。附於後。俾覽者兼來焉。與校是書者。余門人大冶劉炳燮及長子沆也。

胡翊齋遺書序

自有宋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昭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逮其後原遠而未分。學者或安於狹陋。僥僥奉一先生之言。而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末。始終廣大精微之致。固已不免於通儒之譏已。又其甚者。庸學蠱生。東書不觀。其於六經宏深之蘊。天人之故。古今之蹟。懵乎未之有聞。乃攬拾諸朽腐熟爛之言。曼衍以爲書。且握管而暮已盈篋。用自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不知其書乃爲有識者之所深鄙。棄絕而不欲觀。又其益甚者。立身行事。大盤乎聖賢之教。乃亦攬拾語言。曼衍以爲書。益侈然義然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層紕以冒衆。身然而口堯於是所爲道學者。始大爲世所詬病。而仁義道德之說。至爲人之所不敢道。其原胥起於此。是程朱之罪人而已矣。其所爲書可焚也。桐城馬一齋先生。躬行實踐。不事表襮。所爲胡翊齋遺書。皆心得之言。絕遠乎攬拾曼衍之爲。者惜乎世之知之者少。

其曾孫某為重梓以廣其傳。而問序於裕釗。裕釗心悼夫世之為道學者久矣。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故樂為序其書。以致余之意焉。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修。季曰任之。景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躬自祇慎。益發憤讀古書。為詩歌。頗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既重悼慟。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子且屬為之序。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死矣。而予仍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能薦名行。用鈞繩矩矱。自約較。晝夜治術業。以不墜遺緒。此可為嘉尚者已。又能慕古作者。刻意為文辭。思與之追逐。而不屑自儕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編遺墨。掇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痛益以為可愛。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邑太息而不能已。則其為父子之親者。尚可言邪。尚可言邪。夫叔起誠傷悼無所為計。而欲得予一言以不死其子也。於是為序而歸之。以塞其悲。

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者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

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臨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為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舉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弊制相尋。沿習為故。周勃之出。邳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棘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蚡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結於東宮。常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烏獸行。滂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為亂基。哀平之世。傳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宗室之職。立官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為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局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為相國。修法令。慎堯舜。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

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妙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興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書藝文志後

余讀班固藝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為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為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為漢書所取司馬遷揚惲馮商揚雄劉向父子其衆今竄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秣本劉歆而已其定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者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為崛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為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為妄言乎哉

書魏其武安傳後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為援。而其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即與武安際。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為義烈之行。自喜矣。即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況魏其以為禁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溢。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乙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逼。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為炯戒者也。嗟乎。負才尚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畸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而齷齪者以卑瑣庸陋之材。侈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轡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腐美惡善否。遠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礦於山。百植草木之布蕰乎原野。同日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燠寒流燠。歲年速貿。善者旁魄碩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夭闕不遂。則其成毀。往往懸焉。及其為世用也。則有為棟樑。為柱石。為黼黻。為弓

劍為寶圭。為彝鼎尊彝。為琴瑟鐘磬等。至墳墓蕭蕭虎遠。管春牘應雅。有為根為株。為
闌為棖。為樞為杙。為甍為瓦。為頤為髀。為脊為斗。為臂為鉗。為繫為溺。厄為敗
絮。為死灰。為礫石。為溝中之斷。雖一區之產。一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
豈物之所自為者。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成而不可易耶。中丞南昌梅
公。當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江西。而裕釗亦以是年舉於湖北。洎庚
戌居都中。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時俱旅食京師。遂遂未
有奇也。逾二年。粵越入楚。裕釗自京師歸。公遂成進士。入詞垣。後出典大郡。落擢監
司。同治十年。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釗主講席江寧。而公已開藩台。下巍
然稱名卿矣。逮今歲既入。錫還道拜浙江巡撫之命。德業輝光。蓋益將大顯於
世。而裕釗甘自棄於閭閻寂寞之地。沉淪枯槁。頽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日
道哉。夫其遠闊寬絕。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所自為。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
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縈者
情之所不能已也。澗阿薄植。觀松柏之上雲霄。而陵倒影。垂陰乎無垠。而眇焉隱處
其下。其自終於不材。則已矣。抑豈能無少意於高仰者之嘗我同乎。故於公之道出
金陵。輒為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造於浙也。然裕釗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送黃蒙九序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為此與必為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於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華華以明農為言即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為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為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卹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輟轉怫憤佗焉若不可以終日一惟時之榮若悴為遷留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為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遂沉溺不亦宜乎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隄征權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眾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為難唯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為隆汙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慊者耶抑尚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

者耶。蒙允且行。索裕釗一言為贈。裕釗為書此還以敬之。

贈吳清卿庶常序

人才之貴於天下。無古今一也。雖然才應世而世需之。其間則亦有辨焉。運會之所趨。氣機之所啟。魁桀偶異之士。雲興疾合。肩臂相摩於前。而趾相躡於後。雖有盤錯鉅艱。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常樂才之盛。而忘其難。朝野祉福而康樂。溥海內外晏然而無事。中庸之士。平進富貴。守成法。襲故迹。皆足以施於世。若是者。雖乏才而猶未以為憂。若夫時數之阨。屯艱之會。寇訐於內。敵伺於外。民窮而俗敝。兵疲而財匱。閭閻鬼瑣之徒。紛綸雜沓。浩浩若蕭艾之被乎野。閭閻稍能自異。又窘跼儒緩不適於時用。中外之安危。生民之植若偃。汎汎乎若羣木之漂於中流。四顧而不知所屆。其如是。人才之足貴。乃倍蓰什伯於向所稱二者之時。雖疲行者之資車。病涉者之資舟。寒者之於裘褐。餓者之於饘粥。不足以喻之矣。夫自古禍難之興。其需才也尤至。而人才之寡乏。每獨甚於此時。幸有其人。又或有所抑沮牽繫。而不獲底於成。能成矣。而世或不能盡其用。需之如彼其亟也。其成而為世用也。又如此其難。則其可為慕望而愛惜。何如哉。吳中吳庶常清卿。懿才而遠志。服儒者之學。而不忘當世之務。凡今日之利病。民疢之疾苦。無所不究其意。裕釗以同治戊辰冬識之於江甯。

明年春復相從游處於吳門者十有餘日。及今茲來武昌。行從合肥李相國西入秦。蓋將益練習於時務以畜其才。而非有時俗人之見也。且行索裕釗一言為贈。裕釗廢於時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極當今之難。退自伏於山澤之間。然區區之隱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聞。目之所接。愴焉感於其心。今見度常則欣忭愛慕。而不知所以置其情。其樂徇其誦而為之言也。豈有愛乎。於是極道其然而書以詒之。雖然。尤望度常之終底於成而為世用以副望君者之志也。

送李佛生序

佛生既罷官。居於江南。日讀書不輟。尤痛篤好莊子。為書後數百言。稱其有合於聖人之道。余謂莊子者。負絕異之資。乖於時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於聖人之道。本之差不能一髮。末乃大馳而絕遠。至於流極而弊。益不勝釋氏得其精以為空寂。王何得其粗以為誕縱。誕縱之弊。蔑弃禮法。蕩廢時務。天下於是大亂。空寂之弊。去人倫。無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為夷。莊子疾時垢濁。務洗洋激詭。以譏切當世奔趨勢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於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賢智過之。由莊子而後。高才偉異之士。身不得其處。而誤於所之者。豈可勝道哉。蓋嘗試論事功之途。詩書文章之業。與人世所謂勢位富厚。君子未嘗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

窮後之君子。溺志富貴。無論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樹。則務取天下之業。之可以為名者。託焉。期自章異於流俗。而未嘗循於其本。故方其志得氣盛。力足以觀駭一世。貴賤賢否之倫。橫厲乎無雙。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顧視身世。邈不足以自樂。反之內而錫無可據。愛惡攻取。又從撓之。觀老莊浮屠之書。一旦得其所為。一死生齊得喪而渺萬物者。則大喜之。於是蠲弃百為。解弛墮埒。頽敗不可振救。生猶是人也。而質則已亡矣。且學儒者之學。服聖人之言。於卒也。乃以異端為歸。何其悖歟。夫彼未知聖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惴以為危蕩夷以為安。不以榮喜。非必於惡而逃之也。不以悵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則措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無與也。不得志則寓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猶其在吾身也。其衡諸道也不過而傳之久也。無弊。墮乎其至適。確乎得其所歸。以與夫老莊浮屠之所稱。孰為同乎。大順而即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謂孰賢乎。佛生將北遊。索一言以為贈。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懼其過而流於是也。為書此以詒之。

與黎純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議。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牕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殫忘。竊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願當編

性學問之道。若義理者。據辭章之屬。其途徑至博。其號稱爲大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聲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稟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竄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馬。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馬。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儆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雋。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鯽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人生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厲算。則夫華靡馬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書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

所詣益遠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詠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垢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較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為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答吳學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恩惠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親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甯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

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為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祇到通歲亦正病此。往在江甯。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壘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祇到此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為涓埃之裨。惟亮鑒不宣。

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為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旨。挈長度短。固

亦未為失。裕釗豈敢任此。顧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卽為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曷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茫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棄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為之事。奔者騁欲。一切以微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為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切搏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為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為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丈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為我一決其然否。其然耶。是吾益也用竊自喜也。不然耶。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真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為。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為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答杜蕤齋書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稿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撫司馬氏而迹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目並呈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即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為定也。柏硯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修詞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末精粗表裏之數無所不盡。故焯為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為工故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恟慄惴惴。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勵為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藏拙於人者居其半焉。藏拙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

論梅氏文章有所觸不覺觀縷至此惟亮登不宣

與張敬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為之悅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而因阮沈淪不得行其志或碌碌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噓氣倖佞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鬼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閭域制限於是乃蠲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實抵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耶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瞶昏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耶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亦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興廢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闇之處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耶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為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

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恩恩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為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游虞山記

十八日與黎純齋遊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一日買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惠甫適解官歸。居於常熟。遂偕往遊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迤西綿二十里。四面皆廣野。山亘其中。其最勝為拂水巖。巨石高數十尺。層層駢疊。若累芝菌。若重鉅盤為臺。色蒼碧丹赭。斑駁晃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劍門。峭壁屹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巖俯視。平時廣衍數萬頃。澄湖奔溪縱橫蕩滴其間。繡畫天施。南望毘陵震澤。連山青翠相屬。厥高鏡雲。雨氣日光參錯出諸峯上。水陰上薄。盪摩闔闢。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煙渺靄。圍繞光色純天。決皆窮睇。神與極馳。巖之麓為拂水山莊。舊趾錢牧齋之所嘗居也。嗟乎。以茲邱之勝。錢氏惘不能藏於此。終焉余與易州乃樂而不去云。巖阿為維摩寺。經亂泰半燬矣。出寺西行少折。踰嶺而北。雲海窟開。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亦昔游其上也。又西下為三峯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臨望多古樹。有羅漢松一株。剝脫拳秀。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菓筍麵餉余兩人。已日是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破山寺者也。幽邃稱

建詩語。寺多木樨華。由寺以往。芳馥載塗。返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為辛
峯。日已夕。山徑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吳門。
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之瞭然。令人欲返棹復至焉。

愚園雅集圖記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畢陬之月。集者宿英彥之屬十有八人。觴於江甯城南之愚園。
故明徐氏西園舊址。主人因而更營之。亭臺池館花石竹木之勝。稱於一時。行尋坐
照。趣昭物博。觴詠極樂。竟日乃罷。是日白樂天生日也。故以其期集焉。昔樂天當唐
室之衰。適值譴謫。遠身高舉。晚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息跡其中。
窮極池臺水竹琴酒弦歌之樂。為池上篇以紀其事。然此猶曰全身遠害。閒居獨游
而已。其刻蘇州以九日宴集。醉題郡樓。乃益酣嬉淋漓。快然其自得。忘情而罔恤。當
是時。朝政昏替。牛李朋黨交煽。河朔再亂。中外交訐。樂天豈一無所關其慮。而誠有
樂乎此哉。蓋君子之處於世。夷懌險艱。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則壹故意於林
泉巖壑。賓朋讌集。以自遣。若劉伯倫陶淵明之耽嗜於酒。倪迂顧阿瑛冒辟疆之徒。
當元明之季。園亭賓客之盛。甲於東南。而杜子美值天寶亂起。飲李氏園。其為詩乃
曰。上古葛天氏。不遺黃屋憂。至今阮籍輩。孰醉為身謀。可以知其趣已。其在成都。迺至

與田父泥飲狎蕩顛到而不厭況其所遇為耆彥勝流者耶其為樂豈復可意量耶故當其流連景光襄羊亭沼俾倪竹石拊裳連襪狂飲大噉放形遺物橫行闊視忘得幾外非譽齊彭殤混侯虜寵辱不整理亂不聞顧然與造物者遊而衆莫知其所以乃以全其真而得其志此昔之君子胥先後而若出一塗者無慮皆以是也今諸賢之集其與樂天暨昔之君子之所志未知何如然茲游之樂不可以無述也主人屬黃浦皆太守為之圖又介范月槎丈屬裕釗為之記裕釗辭不文則益固以請既卒不獲辭乃為記之如此武昌張裕釗書

北山獨游記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峯峯然而高嘗心欲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日奮然獨往攀藤葛而上意銳甚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復進益上則澗水縱橫草間微徑如烟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虛響振動顧視來者無一人益荒涼慘慄余心動欲止者屢矣然終不釋鼓勇益前遂陟其巔至則空曠寥廓目窮無際自近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搏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歷一左右望而萬有皆貢其狀畢效於吾前吾於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遠遶殊絕之境非先藏志而獨決於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

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於是歎余向之倦而惑且懼者之幾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

蟲軍傳

蟲軍者楚人也。其先代有鳴蜩者。當夏后氏之世。以能候時節。勸課農事。佐公劉治幽及周有天下。追論其功。以詩歌之。其後有蜩與蟪者。仕於殷紂。殷亡。人因并罪之。黜為民。其子孫散居諸國。處山澤之間。在宋鄭者曰蜩蟪。在秦者曰蜉蝣。在齊者曰蜚蠊。其女為齊王后。以怨死者也。其在楚者曰蜉蝣。蜉蝣之後。顯於秦漢之際。皆以列侯將軍九卿入侍天子。當是時。蟲氏最號貴盛。而軍尤稱為賢。善音樂。有文章。然性孤潔。不樂與人偕。故自名曰軍。高帝時。以行能清高。薦為諫大夫侍中。甚見親任。嘗以黃金塗飾冠冠之。使垂綈侍左右。丞相何曲逆侯平功最高。及李布陸賈諸公。當世名人也。見軍皆願俯首承下之。然軍遇之常落然。將軍曲成侯蟲遠不與軍同出。慕軍為人。請附為宗族。軍不可。高帝惠帝相繼崩。呂后稱制。官者始頗用事。軍時入常與中黃門貂等偕。心耻之。一日弃官去。入商洛山中。不復出。遇佳山水。寫林茂樹。輒終歲留。長日獨坐樹間。縱聲哦誦。窮晝夕不倦。人或竊聽之。皆莫能辨識。意其所讀。皆皇古上世鳥迹蟲篆。幽經怪牒。當世所未見也。晚乃好神僊家言。求得辟穀

方專精學之。日惟吐納呼吸餐朝露。於時俗人一無所求請。久之頗通神化。無殊日而知四時之運。又能化身中為五色。其後益厭薄人世。塵垢污濁。常獨居遠。懸望之儻年若不可測。居無何。客往候不見。單遂不知所終。元封中。上行幸泰山。人或見之深山中。歛迹之。忽遽舉不復見。殆羽化仙去云。

太史公曰。余聞之莊生。蟲軍當呂后世。其族人。有與軍同侍中者。車府令堂良心害其寵。嗾侍御史彈之。族人由是落職。軍感此。遂告歸。見幾決去。潔身遠迹巖藪之間。浩乎無求。以終其世。烏乎。人何所不易足。顧世常受多欲之累。挾其能以自鳴於勢物之地。馳驅垢濁。日求人而不知止者。何也。

贈道銜湖北外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自洪楊之亂起。賊先後轡入湖北者五。而省城凡三陷。文武官吏死者。不可勝紀。若宣城李剛介公。則其尤可為悼惜者。公諱棟。字紫藩。幼從侍。厥考松江府君宣舍。久之遂明習吏事。又益考求往古成敗得失。與當世之務。無所不究。以國子生試順天廩。入。皆為縣令。道光二十六年。選授湖北公安縣知縣。咸豐元年。調孝感。明年。調鍾祥。其冬。粵賊自長沙轡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相嘯。競起。鍾祥馬騾子諸匪黨。及襄陽之郭大安。天門之蓋天王。皆巨盜。劇魁黨眾大者萬餘。小乃數千。公親教練。

壯士千餘人捕馬騾子等數十人斬之。偵知郭大安謀以衆千奔粵。賊設伏間道擒之以歸。乘大霧掩擊。蓋天玉悉俘其衆。當是時武昌漢陽相繼陷。楚中大震。卒上游諸郡帖然無恐者。皆公討平諸盜之力也。明年賊大掠東走。省城復大府以公事入奏。擢荊門直隸州。調署江夏縣。鍾祥數萬人守安陸府署。及公署請留。公出諭衆。衆泣。公亦泣。是歲裕釗以新甯江忠烈公聘至鄂城。忠烈及鄂中大吏交口一聲稱。湖北八州六十縣無不令比者。會粵賊林鳳祥等自豫入楚。陷黃安。趙麻城。公以兵馳往擊賊。黃岡之鵠公頸江口地大破之。窮追至安慶。與安慶兵夾擊。盡殲諸賊。還值宿松警。復破賊下倉埠。詔以知府升用。賞戴藍翎。踰月賊復自江西大至。寇廣濟之田家鎮。湖北糧道徐君豐王漢黃德道張君汝濤檄公往。連戰皆捷。最後戰他將畏懦不進。公即率所部渡江擊賊。賊敗走。孤軍追之。賊還戰。又敗。益追至富池口。賊至。公軍無繼者。分舟中賊登岸襲其後。公引就水軍。水軍走左陷淖中。賊乘之。與所部八百人皆門死。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越日而田家鎮不守。賊遂長驅西上。復陷武昌。鄂中所在糜沸矣。事聞。詔贈道銜。褒卹有加。公安孝感鍾祥之民家祭巷哭。如喪其親。醵金錢為營佛事。奉木主祠廟中。始公為縣。所至於其地。遠近夷險豐耗民俗醇訥。奸蠹根株。人所疾苦。盡知之。所為治行之出於至誠。人樂為用。雖至頑

族皆感涕願效死。故於公之殉難。以死哀思之。無不至者。裕釗以往歲至鍾祥。距公死難之歲。十有四年矣。鍾祥人人為言公治鍾祥事。皆曰吾鍾祥人。本朝踰二百年。縣官數李公獨第一。惜也。殉難死。去吾鍾祥數月耳。語次淚焚於眦。裕釗因益歎公德入於人之心。久而不忘。至於如此。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復奏公死事其烈在官政績尤卓著。請令宣城及死事所建專祠祀之。詔可。予諡剛介。五年。其孤顯提舉銜湖北候補通判龔雲騎尉雲走書裕釗。請為公殉難之碑。將勒之於富池口。富池口在興國州東北六十里。水經注所謂江之右岸富水注之者也。為序而銘之曰。臯臯訖訖。有百其侶。皆壽而康。乘車曳組。傑出有公。萬目環之。翦奸剔蒙。迺父迺師。天乎何為。民之無賜。殲我賢良。自今疇恃人之賢公。曰善為吏。吁公之有百始一試。克究厥施維。國之茫富水之瀟。潯陽之瀟。豐碑玓璫。大江沄沄。流公之名。千祀有聲。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青州。遵義為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毒蠱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獲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常外出。

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鄒宜人亦遂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勿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舉。繩確首挽踏之。刻宵盡米三斗。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鄰。鄰惻然飯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後宜人齋栗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強老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邀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慙益甚。所居室榻連於龕。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錮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任勞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羞膳。又以其間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恒挾一冊就薪火。或置膝間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菓餚飲饌之屬。米鹽凌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訖祖考卒。殫力營葬。鬚髮為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遺。人人歎息稱願。以謂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既以尊親之故。無敢疾。忍又絕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既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彷徨。夜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又以兩弟遊放不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為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十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逢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其後鄒宜人瘡病困。夜

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為常。服食卧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喻。乃益其酒食。召宗親相過。往晤語。以順適親指。妻婁道往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泫然。如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志亦益惘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身。而處之壹無不盡。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永祿。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卒。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鍾音。讀書目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瑰精。制舉之文。上通國初諸老。為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為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素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墜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迫夜困極。遂宿亂家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為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末已。君所為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鈎經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愼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愼道光己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導。皆有潛德遠學。女子六。長適周善卒。次適縣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

吳孫九人。兆熙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賞戴花翎。兆善翰林院待詔銜。庶憲咸豐辛亥舉人。庶蕃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為。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待。庶昌故與裕釗友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泯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醇懿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於阡。訊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莫子德墓誌銘

子德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睥窺。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為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倚。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為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為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德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德相劇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

所詣益遠。黜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株寸差失。所為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龐貌玉立。居常好游。曉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議術業高下。正論談嘲。閱作窮朝昏。不傳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為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至安慶。越四年。又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宰相國及諸朋好。多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携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

勝流往往而聚。廼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接談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為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為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我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樓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清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片為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德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憐矣。其又何悲。

外舅黃君墓表

外舅黃君既歿之二十年。其長子壻張裕釗始表於其墓曰。君諱宣。字仲卿。湖北大冶人。祖某。國子監生。考顯訓。廩貢生。歷署襄陽縣學。荊州府學訓導。有子三人。而君為長。道光丁酉舉於鄉。已而有疾。久之遂喪明。同治元年。年五十有五。卒於家。初取朱孺人。繼娶王孺人。子二。長鶴立。安徽候補巡檢。次羣陞。以某年月日葬於大冶縣某里之分水坊。君少負英達之資。習知人情。術業通敏。既舉於鄉。春秋鼎盛。家又故高。資富室。門第日益隆起。銳意自奮於功名。已而再走京師。試禮部。不得志。又以疾喪明。益情慟。徧求良醫。治療百有年。卒不效。其後益盡其憂患。逆遭抑塞。重寇亂起。顛連頓仆。家日益落。而君亦自此歿矣。君既歿。不數載。王孺人亦卒。羣陞已早殤。鶴立權全椒典史。復卒於官舍。諸孫益厄困孤苦。自裕釗甫勝衣。過君家。今年且六十。先後所見數十年之間。盛衰縣絕。至於如此。烏乎。可傷也已。君為人爽愉開豁。於財物無所顧藉。遇人尤篤厚。脫勢。有以緩急告者。未嘗不立應。或乃捐數百金。不惜。又益為故舊。喜賓客。自蚤歲則善飲酒。既嬰疾。歷屯難。乃一以酒自遣。朋舊每經過。從盛治酒饌。劇飲譁呼。有核杯數。必罄竭。乃罷。以為快。客或醉不能飲。幸君失明。私乘

問為隱欺。幾少違。君康得。軌不憚見於其面。心望客乃欺我。替也由是皆相戒。莫敢為欺者。裕釗既長。亦時時侍君飲。君飲罷。軌長吁。已乃默無一語。裕釗故君尤所愛憐也。乃至王孺人亦絕愛亡妻。其母朱孺人也。餘子女皆出王孺人。而王孺人之畜裕釗。故逾於其羣壻者。雖鶴立及其婦亦然。故裕釗述黃氏事。則愴然以悲。不自止。朱孺人聰明識道理。君屢為裕釗言而悼之。王孺人尤樸厚慈良。晚歲乃益憊於作苦。裕釗常慈焉。以君及兩孺人之賢。而其終若此。嗟乎。孰從而訊之哉。

黃孺人墓誌銘

孺人大治黃氏。廩貢生歷署荊州棗陽松滋學官諱顯訓之孫女。而舉人諱宣之長女也。生五歲而喪其母。育於大母。越四年大母亦卒。祖若父傷其無母也。體又羸而久益甚。惠以婉。以是尤加憐焉。年十九歸裕釗。事吾父母。不敢以云盡孝。然世之為婦者。視舅姑恆不若其父母。而孺人之於吾父母。其自視乃若人子然。蚤夜依依致養。苟可以適我父母。而力能為之者。未嘗不勸為之也。處內外族姻。不敢以云盡遜。然篤有恩意。而無敢愆於禮。既其沒而長幼卑尊。莫不憫惜之也。迺至吾族疎屬之人。多有流涕者。自其居父母家。故生長富貴。而後裕釗於貧約。甚苦家事。操井臼。長育子女。朝夕不獲自暇逸。生又多疾。力疾而躬作。勞亦憊矣。而遽以死傷哉。蓋孺人

國朝文匯

卷八

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自其少時。其家人常竊憂其不壽。及歸。裕釗時時亦獨自以死為畏。間值疾病。則謂裕釗曰。吾得與君相守至老死。雖苦猶甘之。然此即不敢望。幸沉兒授室。使我得見新婦。更少寬數年。徐乃死。死而不恨矣。命之不競。終已不獲少延。以慊其所。僅欲遂也。悲夫。且其卒也。裕釗攜長子後沅。方居省城中。及歸而孺人已前卒二日矣。聞孺人且卒。念之為泣下。此尤可隱者也。孺人之卒。以同治九年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五。有子二人。其次曰後澹。女子五人。孫二人。孝沐。孝棣。以光緒某年某月。葬於某縣某鄉之某山。銘曰。

昔君未沒。我戲謂君。我後汝死。必善為文。以不死汝。汝勉為賢。孰謂今日。乃踐斯言。握管悲來。有實如泉。嗟我與汝。已矣永萬古。而訣離。文縱不應。又安用之。

書清分集後

張文虎

明歸貳甫以女子未婚守志為過禮。近世江都汪容甫復作議以佐其說。其議二君之不知禮也。古聖人緣情以制禮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責以卓絕過高之行。此禮之所以通於天下萬世也。然其中有隱微疑似之間。不能顯著之令者。則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擇焉。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推此則禮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喪。禮也。世有若劉瑜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常居墓側者。君子不以為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葬。有疾飲酒食肉。禮也。世有若張敷杜栖隱之不食鹽菜。哀毀傷生者。君子不以為非也。師沒心喪三年。禮也。世有若子貢之三年以外。築室獨居者。君子不以為非也。汪疇殤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喪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為非也。若如二君論。則茲數子皆可議矣。且二君所執者。曾子問之文也。其文曰。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許人而重之也。壻弗取而後嫁。而不責以堅守者。所謂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後嫁者難辭也。又曰。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斬衰何服也？服以斬衰則儼然其夫矣。而不責以守節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設於時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願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許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為狂易失心之人。嗚呼！是何言也？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注曰：將以先祖之遺體與人，故受其禮於禰廟。曲禮：女子許嫁纓。注曰：女子許嫁纓，纓有從人之端也。許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魯衛之臣於齊楚之君，其不為狂易失心之論乎？昔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請同。廵女不聽。衛愬於齊，齊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見列女傳。孟又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肖歸，終之以死。觀樂府詩集引此。二女者，豈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禮哉？矢志不嫁，節著千載。容甫又將比之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乎？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見韓詩外傳。此即所謂卓絕過高之行，不可以責之中人者也。以卓絕過高之行，而謂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照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為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夫己身父母之身也，以己身

許嫁者。父母也。父母許之。而曰己無與焉。此復成何說乎。且夫禮非強人而束縛之。駢駢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誼為仁。伊周夷齊。各成其是。孔子聞孔悝之難。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而無所褒貶於其間。此所謂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禮三代不相襲。今古異宜。父在為母。婦為舅姑。服皆期。而今則皆三年。二君其能執古禮以反之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以今世俗波靡。日浮趨薄。苟有卓絕過高之行。實足以激勵人心。而二君者。又從而非議之。其亦異乎孔子之論禮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過。故於張氏女貞節記。翰旋之舉。三仁夷齊為泥。而容甫遂怙終焉。奉賢徐母吳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聞姑病。泣請歸。徐事姑撫嗣子。得厚成立。事聞於學使者。旌其虛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得厚彙刊為清芬集。乞言於虎。虎讀臨川昆明兩學使序。辨熙甫之謬。引而未發。又未及容甫所議。故為推而詳之。不自覺其辭費也。

新譯幾何原本序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彙入天學初函。而圍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為憾。咸豐間。海甯李士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繙譯其後九卷。復為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為

完帙松江韓綠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示予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前後書籍蕩泯天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繆實多不足貴重因并取六卷者屬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覩前人已成之法規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廣古法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啻徹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行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原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

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

十三間樓校書記

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間樓舊地。為東坡守杭時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彌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樓三楹。仍舊額曰十三間樓。乙亥庚子秋。錢君熙泰。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偕予兩寓於此樓。前為後湖。夾岸即錦帶橋。西南表對孤山之放亭鶴。予詩所謂開窗看放孤山鶴。萬古通仙共髯翁是也。動止飡寢皆在竹陰嵐翠中。臨窗泚筆。綠映毫楮。執卷而誦。與梵唄相應。天未曙。聞鐘磬聲悠然。披衣頓起。視羣山猶夢夢也。中間出游湖上諸勝地。西至天目九鎖。南渡江。登會稽。探禹穴。訪蘭亭。修禊處。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則仍校書於此樓。時績溪胡農部竹邨。元和陳文學碩甫。同寓湖上。胡君精三禮。方為儀禮正義。補賈氏之疏漏。陳君專治詩毛傳。亦作疏以糾孔氏。時時過從。商榷疑義。蓋讀書之樂。交游之雅。登臨游覽之勝。三者兼之矣。昔東坡居杭。游迹止於洞霄宮。未嘗過浙東。其時牽於一官。讀書交游之事。能如今日與否。固未可知。而吾兩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與。錢君笑曰。東坡讀破萬卷。交徧賢士大夫。身行半天下。而子乃以是做之。俱矣。子曰。東坡大矣。何敢言。雖然。茫茫宦海。名編黨籍。舟車所至。曾不得一日安處。老窶窮荒。備歷憂患。

其視吾兩人閒鷗野鷺翱翔山水間。安知不顧而樂之。抑豈惟東坡將當世實有企羨之者。錢君慨然太息曰。有是哉。子之言蓋有為而發也。既歸。僱工作十三間樓校書圖。遂書其語為記。

華亭南蕩張氏支祠記

南蕩張氏支祠。華亭令西充周君煒記之矣。道光十二年。系孫布政司理問斌等。洎羣從兄弟承先志而廣之。建堂曰敷睦。左集留景軒。以備齋宿。左右夾室。為藏祭器及餼餘之所。前為亭。以處樂人。整而不華。質而不陋。君子以為有禮。或曰。禮大夫三廟。適士二。理問於秋。視士不當及曾祖。曰。今家廟實祠堂也。廟之制。有室有寢。祠堂則一室而已。不可以廟創。且古無廟之鬼。有禱則為壇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然則無廟者非常祭耳。非常祭則無主。今何以有主。曰。自仕不世祿。而宗法亡。廟制廢。於是有祠堂。此古今之變也。禮緣人情而作。喪服父在為母。及婦為舅姑。皆今重於古。而合於人情。則制禮者因之。程子言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今會典品官皆得立家廟。庶士庶人則為龕於寢北。自禰以上皆得及其高祖。從今制有主宜矣。曰。古者左廟右寢。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今立之墓側。禮與。曰。權也。唐會昌間。敕百官京內置廟者。但準於所居處置。然居處偏狹。

鄰里無可開廣者。卒不能如制。蓋勢有所格。不必盡繩以制。漢人多建祠堂於墓所。仿而行之。不亦可乎。曰。記以大。夫聲樂皆具為非。禮特牲少牢二篇。無奏樂之文。作樂於亭。不已盛乎。曰。禮嫌聲樂備。非嫌用樂也。大夫判縣。士特縣。顯著經文。饋食禮。文不具耳。眾仲之對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有其舞。所有其樂。豈徒虞身而已乎。夫陳於階下。則藝雜於堂上。則偏此。亭之所由作也。是故禮者。通上下之情。達古今之變。殷周損益。各因乎時。從宜從俗。行之而無所窒礙者也。世俗不知禮意。輒執古制以相稽。率發其凡於此。若張氏源流世系。與其累代隱德。周君記詳矣。故略之云。

金山張堰鎮義塾記代

古者閭里之塾。設之於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閭胥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善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興賢序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揖讓之文。誠以為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里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或者猶諱入義學。忍使其子弟日游惰。以入於不肖。夫徒以貧為諱。而不知不肖之可耻。此俗之所以日壞也。昔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焉。知周之將亂。不學之敝。其至於此。

張堰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處。蓋二百年於斯。輒近俗靡。敎習日甚。往往有棄其恒業而嬉於淫博者。頑獷之徒。攘臂市肆。以強凌弱。童稚習於聞見。效為詭浪。亦遂有羣聚叫罵。睥睨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底止也。咸豐五年。錢廣文熙泰捐資創置義塾。延吳江徵舉孝廉方正董君兆熊為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賞罰。以示懲勸。廣置經籍。以備成材者觀覽。意使編戶之子。稍知字義。易於就業。而不為游手好閒。其有可造之才。則亦不至於湮沒廣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予有進者。鄉飲酒之禮尚矣。鄉官講約。卽周禮屬民讀濬之意。今既久不行。宜略仿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塾。俾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端肅。言行必擇。如是耳濡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奇乘之可恥。而刑罰之不可冒。其能讀書為士者。於此始基。或罷而為農工。商賈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之舉。而轉移風俗之機在是矣。記有之。君子尊讓則不爭。絮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達於闕里。而無暴亂之禍。夫事固有作於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廣文其有意乎。廣文介海甯李善蘭茂才屬為之記。予老且病。而胸中怍怍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其端緒。則茂才其聞之矣。